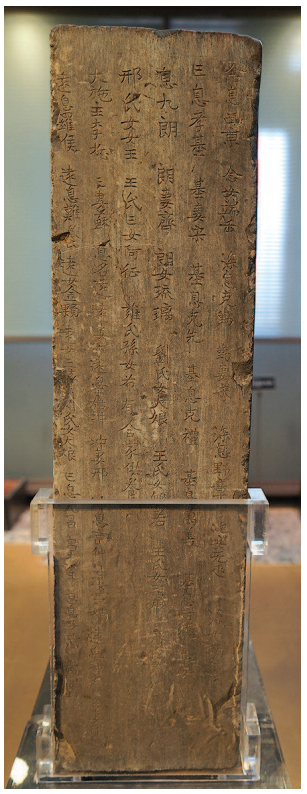
一方“异刻”造像记的诞生

孙正军

道德标榜—题名竞争—题名异刻，这就是笔者所推测的李孝深造像记中“出格”题名的生成过程。不过，这样的图景与其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毋宁说是可能发生的历史——这一历史图景即便没有发生在李孝深家，大约也会在别的某个家族出现吧。

在中古诸多石刻文献中，造像记无疑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类。一方面，其数量庞大，尽管尚未有精确统计，但现存总数在各类石刻文献中仅次于墓志，殆无疑问。另一方面，造像记的叙述又较为程式化，基本就是祈愿文字加出资人题名，且文辞浅陋，了无深意。因此长期以来，学者对造像记并不重视，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王昶甚至直言造像记“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王昶《北朝造像诸碑总论》，《金石萃编》卷三九，页五右）。流风所及，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中，学者对造像记的使用也难言充分。仅有的研究，或沿袭金石学证史、补史传统，以造像记考辨官职、姓氏、地名等，或采用统计、例举的方法，对造像记进行整体分析，探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社会意识、族群分布、民间组织、宗教信仰等。至于单件造像记，除非涉及史传中的重要人物，或出现重要的历史信息，否则难以进入学者法眼。那么，作为造像记的大宗、主要由普通吏民出资制作的造像记，是否也有可能以个体形式成为研究的主体呢？笔者认为是可能的，当然这需要一些机缘，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李孝深兄弟造像记就具备这一机缘，透过其略显异常的生成过程，我们得以窥见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呈现彼时家长里短之一面。

李孝深兄弟造像正面



李孝深兄弟造像右侧面

李孝深兄弟造像记

关于造像记内容，兹先迻录其文如下（其中人、年、月、日、地、天、圣、国、授、初、正等均使用武周新字𤣥、𡨦、匝、囚、垦、兀、𨺅、囿、稔、𡨋、𠀤）。

左侧

1、庆，惟忠惟孝，抱义 怀文，得人之欢心，尽礼以事上。去□□

2、三年四月四日，薨于家焉。嗣子俊，追惟怙恃，泣血三年 仰报慈恩，六

3、斋不歇。性符上忍，志叶中乘。去长安四年七月二日，弃疹弥留，奄终

4、窀穸。息孝深等，攀号茹泣，霜露摧心，水浆不饮，几至毁灭。兄弟计

5、议，花萼相扶，欲报所生，过崇追福，遂于六日设斋追福，合家大

6、小，异口同音，发愿为亡考敬造石像浮图一所七级，名山采石，异县求

背面

7、工。凋琢既成，丹青斯毕，置之于宅南三十步，左带平陆，右佩长阡，前瞰漳川，却

8、临尧堰，言占胜地，寔曰膏腴。紫凤朱虬，栖蟠其侧，飞仙化佛，扶护其傍。密

9、迹金刚，维持警卫，庶使天皇圣嗣，永保隆基，月壓日宫，长垂朗耀。七

10、代灵祠，凭此福因，现在衔生，沾斯利润。仰遵满字，敢作颂云：

11、隆崇宝塔，微妙金容，威光三界，神包六通，天人敬仰，内外师宗，云布

12、雨施，如象如龙。其一 爰有大士，寔曰丈夫，信心具足，惠解真如，奄丧慈父，

13、如沈宝珠，何以报德，勒石凋图。何以追远，修经及书。其二 欝欝仙宫，巍巍秘

14、像，妙色希夷，真仪弘敞，阳息阴消，天成地长，唯我能仁，可依可仿。海变

15、山移，古来今往，常住法王，惠日增朗。其三

16、高祖宝，上柱国，齐任越州行参军。

17、曾祖高，隋任太州功曹，复迁相州录事。

18、祖兴，版授许州长葛县令，又加授苏州武安令，又加授胡州康城令。 息悊

19、息俊 妻冯 亡息仁澄 澄妻史 澄息腊 腊妻王 腊息望秋 腊女西希

20、澄息克恭 澄息太初 澄息长寿 澄女妹儿 息孝深 深妻盖 深息克念 念妻张

右侧

21、念息西京 念女端正 深息克勤 勤妻宋 深息野章 深女无匹 深女颗绫

22、亡息孝基 基妻宋 基息克先 基息克礼 基息万善 基息阿浇 基女阿锦

23、息九朗 朗妻齐 朗女琉璃 刘氏女大娘 王氏女般若 王氏女三娘 齐氏女八娘

24、邢氏女女王 王氏亡女阿征 雍氏孙女希有合家供养

25、大施主李悊 亡妻苏息名远 远妻王 远息嘉冲 冲妻邢 冲息京仙 冲女定姑 远息冲玄 玄妻徐

26、远息罗侯 远息难养 远女金颗 远女三□ 刘氏女大娘 亡息元昌 昌妻王 昌息子藏 藏妻王

该件造像不见于博物馆编纂的《馆藏石刻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丛书（二）》（收录截至 1993 年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年）等，仅 2015 年出版的《贞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曾有提及，想来应是近年入藏。造像高 70 厘米，宽 46 厘米，厚 18.5 厘米，正面剔地开龛，龛内起凸雕一佛二僧二菩萨及二狮护法，保存完好，造像记除前文略有缺失外，其余基本完整（尚难断定左侧题名后是否还有文字）。据朱己祥分析，该件造像系塔身后石，前石右壁亦刊刻铭文，与后石铭文前后相续为一篇（朱己祥《武周长安四年造像塔散石述论》[待刊稿]）。又造像年代，展览说明上定为武周时期，造像记中若干武周新字的存在也可印证这一点。不过据造像记，这个时间还可再精准些，即武周长安四年（704）七月六日后不久。时已进入武则天统治的末期，翌年正月，神龙政变爆发，二月，国祚复归李唐。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大多为北京地区的石刻，不过此件造像却非出自北京本地，据展览说明，系征集自河北。朱己祥据其样式与邢台隆尧出土的同类造像相近，且题记中有“前瞰漳川，却邻尧堰”，推测其原初应位于河北邯郸东南部漳河流域，即临漳、魏县、大名一带，可备一说。不过，考虑到唐代漳水下游有两支：一支北流，经今临漳、成安、肥乡、曲周、平乡，以下走今滏阳河，汇入大陆泽，出泽后又走今滏阳河，至衡水以下经武邑东北流，截永济渠，东北入海；一支南流，经魏县至馆陶入永济渠；此外南北两道之间还有零星漳水记载，或为分支，或为故道（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62 页），以此而言，距离隆尧不远甚至更近的漳水北支或分支所经地区毋宁说也是该件造像的可能安置地。

“出格”的造像题名

如所周知，盛行于北朝隋唐的造像记，尽管具体表述千差万别，但大都包括造像时间、造像者、造像对象、祈愿内容、造像题名等几项内容。按照排列顺序不同，研究者将造像记大致区分为两种形式。

A 型：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者、造像对象、造像题材、发愿对象、祈愿内容

B 型：造像之佛法意义、造像者身份、造像者、造像动机、造像题材、发愿对象、祈愿内容、造像时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增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02-106 页）

揆以标准，李孝深兄弟造像记尽管前有阙文，但与 A、B 两型有别大致无误。不过，像李孝深兄弟造像这样，将造像记

（下转 10 版）